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華蘭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

元 虞集 撰

芝亭永言

七言絶句

雪後偶成

千山積雪日華明甕牖前頭畫不成未有樓臺供遠眺

負暄過午聽簷聲

曉來殘雪在陂陁遠似羊羣或似鵞憶踏春泥看柳色駝裘貂帽度氷河

自賛題白雲求陳可復所寫像

歸來江上一身輕野服初成拄杖行祇好白雲相伴住天台盧阜聽松聲

築室

溪頭築室苦不多無奈今年春雨何水暖白鷗渾不去泥深田父少相過

客有好仙者持唐人小遊仙詩求予書之惡其淫鄙別為賦五首

東海轉上白玉盤滿天風露桂花寒方平欲來共今夕微聞洞簫過石壇

偶過松間看奕棋松枯鶴老忘歸時山前酒熟不中喫自有金盤行五芝

闞闞雎鳩在河洲錦幄春温吁可愁六合清凝海天碧木公金母坐優游

衣垂烟霧冠晨暉雪色鬢毛風外稀何事酒罏眠不去
塵中醉裏或忘機

老婦扶兒休笑儂不肯學仙蚕已翁東家木公合辟穀
但汝護田祈歲豐

子昂竹

憶昔吳興寫竹枝湔堂賔客動秋思諸公老去風流盡
相對茶烟颺鬢絲

子昂蘭石

汀草離離石老蒼行吟何處樂清狂江中遺佩相思久
莫待明年春蕨長

夢蟾圖

炯炯孤蟾兩目寒莎羅臺上濯神丹水容映日初無質
故許空巖夢覺看

唐五王出遊圖

華蕚樓前御柳長春風馳道曉塵香龍姿鳳質多相似
黃髮為期樂未央

八駿圖

瑶池積雪與天平西極空聞八駿名玉殿重來人世換蕭蕭苜蓿漢宫城

射獵圖

羽獵長年從翠華合圍八月度龍沙蕭蕭徒御圖中見猶想君庖賜淄車

日暮推車力已疲道逢猛虎快饒飢負嵎何待要馮婦弱婦嬰兒未可欺

題白玉蟾像

日出扶桑積雪高海空天淨絕纖毫每看劒氣衝銀漢知是吹笙詠碧桃

題大別山栢圖

憑陵霜雪鼓風雷此樹相傳手所栽想見樓頭黃鶴客千年一度此山來

答趙乘彝送地黃膏

身如老馬視茫茫多謝銀罌致地黃昨日飲餘肌骨煖

解持書卷近晨光

酧張用鼎

老馬尚書賔客盛淮南淮北誦君詩玉堂自是歸來晚不及觀君落筆時

題關尹問道圖

身隱何為更註書區區關尹強留車周公制作成殘缺嘆息何人問緒餘

中秋前偶賦

一室蕭然絶蔽虧桂香初發自先知已無熱惱仍無夢
坐到空林月落時
空林月落大如盤雞犬無聲曉氣寒童子僾謀朝一食
玉盃盛得露漙漙
一盃濃露滑如飴漼溉清凉可療飢畢力石田嗟已晚
空山何處采靈芝
采芝不覺過前山偶答樵歌莫却還人影自行殘照外
雨雲先入翠微間

次韻答曾子翬參政四首

山水娱人若妙顔幾年揺落鏡中鬟髙情誰與為膏沐舒卷春雲指掌間

海風吹雨散晨曦紈扇髙堂兩鬢絲想見東南賔客盛臨江釃酒看潮時

病鶴前年下玉京空巢聊寄一毛輕白雲千載悠悠外自照寒溪野水清

方嶽羅賢祝綱開選掄更欲籍非才故人情厚慚衰朽

千里空煩重使來

題赤城站壁

莫怪扁舟不早歸斜風細雨濕蓑衣天心月滿江心定

贏得閒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敢向漁樵詑芰衣多謝相如遠相問

華星明月照寒磯

秋夜有作

月明清露浸山河八極無塵水絶波形質不應猶有礙

鼻端惟恨桂香多

玉龍圖

貝闕澄澄海月生水晶簾影接空明鮫綃剪得霓裳就

却擁冰髯上太清

郭熙畫木

江南喬木已無多誰畫參天鐵石柯記得玉堂春晝永

寒林坐對老東坡

浙西提舉陳衆仲以其省之命請考秋試其還也

賦此贈之

道誼交情志竟完千山觸熱訪衰殘唯慙薄德成虛辱

故詠高風小子看

百病消沉老病身石田茅屋度餘春故人遠訪閒相對

共看流泉日日新

合禮文章體道心事天成物致精深老來更覺交游少

珍重高賢副所欽

游楊羅李生閩士千古斯文一綫微最憶相逢共細繹

開牕東海眇烟霏

子去聲光日巳髙荒村那復重相遭畫屏氍㲪閒欹枕

春雨秋雲見羽毛

贈閒白雲

白雲東去入經春每想飛鴻到水濵幾箇遮山松樹子

憑君洒雨洗埃塵

無題

貝闕珠宫夜不眠露華浩浩月娟娟不應又作人間夢窈窕吹簫度碧烟

題亡弟嘉魚大夫與眉山奴詩後

瞻望眉山草木春西還無計每傷神數家共客巴陵下只託詩書論古親

吾弟文章絶幻厖只餘詩句似西江十年夢斷遺書在風雨梧桐自一窓

書蘭亭後

墨池春雨水泠泠消得鵞羣舞雪翎千載臨文嗟悼盡

摩挲病目看蘭亭

題黃敬申虎圖

當時玉帳蜀雲西坐嘯風生草木低傳寫餘威千載外

空山藜藿尚萋萋

聞機杼

咿啞機杼隅林幽夢覺江湖憶舊遊滿地月明涼似水

數聲柔櫓過揚州

賦玉簪花

玉簪花發憶京城徧閲詩篇未識名解道折花猶帶露
却愁香色起凡情
面植芝蘭背植諼高花冠玉擅中園小冠不厭雙蓬鬢
賴有朋簪玉露繁
翠葉長莛出露叢素華高潔倚微風方田種得新秋玉
萬斛濃香屬老翁
天宮會弁若星流簪筆同朝八月秋一色尚方新切玉

含香無語度中洲

溪橋踏雪

萬竹孤亭積雪明衝寒先到寄高情過橋不是尋常客共聽空山裂帛聲

奉答吳仲谷見寄兼簡許愿夫

城南謾作草堂新過客全稀甑有塵城闕鶯花二三月無因藜杖伴詩人

華蓋山前已結菴荒陂獨往策羸驂何如城北蕭閒叟

吟詠高齋從適參

翠竹如雲百尺樓川原錦繡出城頭遥知吟詠羣賢老
清酒千壺薦膳羞

賦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交游盡投老江南隔死生最憶崖州相憶處
華星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詩後

大廈明非一木支區區未忍聽傾危故人邂逅聊相問

矢死終天更不疑

次韻陳溪山春日即事

日出蒼龍霧露零郊原花柳總蘇醒七言内外黄庭景

歷歷東風舊所經

河漢光微海出暾蓬萊宫闕啟千門晴虛無外來相覔

塵影俱消湛若存

蕉竹窻中舊席虛白雲不住意何如欲占正叔來消息

正值包羲未畫初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碧于天飛劒來時月正圓天下儘多憂樂事
脩然來往又千年

題魏受禪碑

華歆勸進鍾繇筆妙畫千年不可磨舊有始皇金石刻
李斯文字更嗟峨

崇仁邑士吳景永客授齊安寓定惠院書來報寺
之海棠東坡所為賦詩者今二百五十餘年枝萼

復戚住山明月溪增葺坡翁舊寓并錄所賦為寄偶成三章答之并呈烏公克章部使者云

滿山桃李擅春風麤俗何妨總化工賴得土人渾不愛故容山寺對衰翁

江城紅蕚是鄉人人去花飛海復塵二百餘年還一見雨中月下為誰春

昔登棧閣俯春濤紅葉青松翠壁高應有故人知我在鷓鴣春雨老江皐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湖邊綠樹多年椰島上紅雲二月花惟有舊時雙燕子
經春仍在故人家

雨餘飛蝶傷秋潤江外蹲鴟喜早凉高屐圍碁歸別墅
東山莫是謝家莊

秋聲柿葉書連屋日暮黃花醉短籬每嘆覶文修舊史
不違初志見新詩

寒陰潔白分嘉玉園果青黃貢上金受命素心如鐵石

不知氷雪歲年深

臨川艾飛英茂才求書北游京師荒山久病筆墨盡廢偶有近詩二首寫寄國史侍講祭酒先生數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者共一看之亦知衰朽托庇無恙也

烏鳴不鳴山更幽少學多聞令始休常年空喫人間飯聊為田家事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處不相違白蘋如雪鷺飛起

耿耿銀河星宿稀

和陳溪山韻

林園寥廓靜簾櫳來往風雲晝日中萬卷相娱嗟歲晚一簞猶恐負時豐

幽幽直入南山路行到水窮猶有雲回首獨歸無一事道傍還見丈人耘

題樓攻媿織圖

我國家既定中原以民久失業置十道勸農使總于

大司農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令桑麻之效徧天下齊魯尤盛其後功成省專使之任以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則勸農之所分也至今耕桑之事憲猶上之大農天下守令皆以農事繫銜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而今罕為之者撫圖頌詩為賦三章章四句

鄉里蠶桑勿失時畫圖勸相又題詩當時補袞應無缺

金玉餘音到璽絲
吳越蠶桑用日多始終吟咏極婆娑工成繭館閒琴瑟
宜薦房中備樂歌
昔者東南杼柚空詠歌蠶織到圖窮勸農十道先齊魯
百世興王衣被功
送程以文兼柬揭曼碩
樸學清忠荷主知每驚異論苦相危只緣自信非鄉愿
俟命從容絕妄思

玉堂北局是秋官健筆相遭白晝寒莫怪討論成諍論

御牀夜索草篇看

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

詩成端的向誰誇

西郊草堂圖為從子豈作

故家東郭百花洲梅栁西郊總舊游賢子獨知懐土念

結廬為擬草堂幽

早晩東吳買客船直歸萬里畫橋邉寄貲儘有詩人在

忍向園中看數椽

草堂在處即西郊巴嶺還如雪嶺高但有好孫能力學

不愁老杜不春遨

野梅官柳頗依依酒債尋常七十稀莫遣錦溪賢姪覺

恐愁安樂不思歸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疾風吹雨作春深抱膝西牕獨自吟百世詩書千古事

只愁孫子不虛心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棲遲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夢覺聽啼鵑

寄成都孝成姪

寒食風花高下飛錦官城外是耶非百年墳墓惟孤姪因酌寒泉薦蕨薇

寄具門弟姪

尚書大墳在吳門老病西江更斷魂春雨淸山湖海去扁舟强飲引諸孫

寄子安民從子宣

兩兒逐祿廣東西解憶荒村𠮧竹雞北返衣冠先志在扁舟有日發端溪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投老歸來山縣小無端人事尚闌情雲房借宿最岑寂亦有鄰舂月下聲

燈前自了讀殘經風入疎簾月入櫺坐到夜深誰是伴數枝梅萼一銅瓶

偶行幽徑豈尋春忽見叢蘭紫茁新幸自林深可終日莫將香引路行人

山中積雪到簷端獨對篝燈坐夜闌不是梅花心似鐵如何禁得許多寒

葵榴雙鳬

江南春事已蕭條只有葵榴絢日嬌水國不知炎暑近雙將文羽戲清潮

題明皇按舞圖

寢安食飽對青雲按舞調笙不厭頻西內歸來還獨看
梨園弟子白頭新

題昭君出塞圖

天下為家百不憂玉顔錦帳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月
青草離離詠未休

題陳氏遠塵樓

春風滿縣花開日夜月千山雪積時定有扁舟來好客
倚闌溪水度雲遲

偶成

野田閒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邉樵牧各歸魚鳥散微風吹面鬢蕭然

半畒秋陰近石牀倚牀自炷水沉香新凉透骨清如水幾箇蒼筤共夜長

鶴骨新來怯曉寒東窻睡覺日三竿蒲團深坐香如縷麈几殘經亦倦看

桂亭

夜色澄澄海氣深水光蕩漾入簾旌氷肌玉骨便清夢
不為吹簫送月明
璧月珠星繞四周團團翠樹屋東頭黄金布地香為國
此是山中富貴秋
田舍
晨昏車馬亂雲烟花下追遊亦偶然百舌無聲春亦去
蕭蕭田舍日髙眠
題漢孝宣受貢圖

悠悠旌斾馬蕭蕭萬里歸來氣不驕黄屋東邉渭水上
從官誰是霍嫖姚

答饒心道四首

碧玉凄凉思入雲數峯江上見湘君夜深霜冷絃中折
儘有遺音世未聞

日下紫微還獨歸隂隂夏木掩柴扉空傳秀句衆區滿
世外高情更絶稀

巴水東流日夜深先生茅屋背城隂東風盡日吹香草

金石臺荒想獨尋
蹇坐詩書日昃歌陶公于此每婆娑匡廬雨過青如舊
只為長松不易柯
題約牖為譚無咎賦
約牖前頭一沼開天光倒影入蒼苔臨泉洗墨春雲濕
恐有神魚起蟄雷
檢束精神不外馳天光融徹入初曦飛塵不礙晴虛景
意識空從一管窺

意識休將一管窺斂藏深密靜無私始終慎獨成天德深信開天自契羲

酬酢紛拏宦室廬老來漸覺就明虛羨君盛歳先知約絶利尋源事廣居

別錫玄圃後重寄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臨行首重回夜聽雨聲知水長溝船明月幾時開

聞錫玄圃除御史

好風天上送春來紫陌紅塵萬里開春雨春波舟一葉
題詩先到鳳凰臺

錫玄圃除御史後寄蕭性淵巡檢

望仙亭長最清閒日日吟詩竹樹間長官新戴豸冠去
誰與空山相往還

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騷不及梅花不解嘲留與周南舊公子
歲寒聊寫兩三梢

古檜

根到深泉石作身踈踈香葉不知春海波不動天風遠千歲寒蛟作老人

題夢良梅

詩翁白髮對青春看遍江邉玉雪新我是錦城城裏客開圖更憶錦屏人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花滿横樓酒滿盃晴光偏送好春回東家縱有溪山興

聽得歌聲也合來

和陳溪山櫻桃

紫玉盤中絳雪繁相如多渴喜清寒明光分賜難重得
却作金丹火齊看

留題龍門寺

自入重山知者稀黙然終日坐垂衣山猿還笑癡頑甚
無見無聞忘却歸

一榻東軒絕百非浴波紅日上當扉輕雷谷口作飛雨

知是老龍回翠微

舊得鷳雛短羽毛筠籠三月未能高攜來聽法生公石

風竹雲松任所遨

投閒雖久尚勞生歎日山居實稱情香象渡河姑且置

端然聽得落花聲

樂府

滿庭芳

微雨經宵暖烟籠畫相尋閒步堤沙露桃風絮香影傍

烏紗徙倚江樓最久綺牕迴翠擁雙了輕鷗外水村山郭帆過泊誰家　東華塵土夢漢宮傳蠟隋樹啼鴉記當時携手何處天涯日暮清吟未足聽街鼓催發香車山翁醉驚雷散雹深夜未停檛

鵲橋仙寄阿里仁甫

維舟南浦臨流不渡踏破城南蔬圃故人直是不相忘把酒看沙頭鷗鷺　青雲得路蘭臺烏府早晚新承恩露輕車切莫便乘風先報與山翁知取

法曲獻仙音三疊為陳溪山壽

秋氣至壽斝注天香燕坐喜看扶兩几孳鮮何必溷諸郎長歲接賓行

盤石上新畫太丘翁扶老一枝風滿袖淩霄千歲露垂松不與世間同

千歲事何許覔松喬急雨輕雷開道路星河北斗轉岧嶤相對話漁樵

浣溪沙

江上秋風日夜生蕭蕭兩鬢葛衣輕芭蕉藂竹共幽情病骨不禁湘簟冷夢魂猶似玉堂清晝簷疎雨過三更

銘

虛白齋銘為陳玉林作

於穆聖皇有嘉玉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合無外既清既廓氣容明新庶物咸作羽衣有儀燕見穆清延取虛白肇錫之名汎景太虛接軌貞白先生之稱世豈多

得天垂休光賁于丘園寶我谷神守我幽玄冥升在上
日月于邁顧懷下土福禄攸介我瞻草木我行户庭風
雲徘徊雨露載零齋居孔明夙夜敬止以祈繁釐以報
天子冲而不盈湼而不淄上帝臨汝永昜遐思

方床銘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牀于居室銘
其背曰
晝安以恭夕歛以息儼然若思順應無迹崆峒有人善

脩其身千二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方牀前几因式致敬俯毋傲視仰毋傾聽必精必明必安必定敢曰耄至弗慎中正

先君硯銘

硯先君所常用之先君去世十有九年硯亡而復得之銘其陰以示子孫

端而温謙彌尊思德容如生存

贊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窮兖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殘禮軼折衷補擬百煉懸鑒照物不遺末世寡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不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禄石渠

先公遺像賛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于是棄諸孤廿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践跡先覺歷患難而心常定處貧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時競

而道彌崇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世不忘者盛德之容恂恂與與知者實稀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邵菴老人畫像自贊

世家岷峨之山生身衡嶽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真之軼駕白雪晴空春風秀野雨雲露雷不可繪畫聊采靈芝以遺遠有

孝女贊有序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

場以冶之曰金谿場寶歷乙巳銀絶而冶廢宋開
寶初始置縣云冶廢時土不産銀久矣有司不敢
失其貢廹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强之莅冶事
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
石雜烹之卒無所得縛祐搒掠不勝其苦祐無子
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㸓死監
吏黄慨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
感其去患害也神而祠之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

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于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虞集贊之贊曰

寶藏之興豈為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乖煢煢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救投身毒烟身盡義著苛政亦熄民以

永寧無愧血食

玄帝畫像贊

玄帝像吳興趙公子昂寫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士方壺子之所臨也青城山樵者虞集述贊之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貞獨乃夢天人被髮跣足玄衣寳劒坐臨厓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敬事存思莊肅敢意接對光耀心目　如聞教言知子誠

篤爾善繪事追步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録審而傳之與世瞻矚傍有介士玉板金籙曰帝告汝錫爾榮禄冉冉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户香彩徧屋取火亟寫神運掌握豪分無失三十其幅丹青既成齋戒韞匵有當受授先事穆卜而其秘夢初不以告晚有相師泄其玄蹈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潔以薰沐臨池擬容識以玄玉有得之者昭事毋瀆上帝臨汝介爾景福

題淵微先生畫像賛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倪人乃見其神王納湖山于几席運風雷于指掌酌沆瀣以濯鼎御氣機之來往此所以身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之上居與稚川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一

元　虞集　撰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為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

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玩于辭而得之者筆于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于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藴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于周公究于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藴者後世因得以推見

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于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于聖人之一言即為天之命已矣況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畧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于此者志于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為知言漢晋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于三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

天心學者為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末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于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于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跡事物之雜豈待于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于後世學者自有得于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于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為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于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

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于是項公之學上不過于高虛下不陷于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殫思作為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内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殁矣自敘其學皆出于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于其說豈徒然哉然

而為是學者自非深求于程朱之説而有所憤悱于鈌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説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康訪僉事烏君克章好古博雅學道愛人甞以禮學責于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于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葢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

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敘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之學不明于後世而為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于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于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于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于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于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為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雜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于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于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于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論書史慨然思古聖

人為治之道有取于聖經賢傳著而為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于平天下葢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内有其序外有其别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于一本之立迷于疏戚之辨謬于愛敬之節溺于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

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烏在其為宗乎為士者猶然況庶人乎是故學者肆其説而傳之可也石王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説今所叙列先王之法時君之制先儒之説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緦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為道也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

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于此亦不過肆其説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為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于此哉方今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録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禀父命而行也

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于事親則不可以為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為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為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

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于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兇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于凡庸盡然況中人以上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勗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啟廸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頗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

天理之公孰有著于此者乎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為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為戒子通録意其所以謂之通録者豈不以天下之為人父者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為之戒天下之為人子皆可因其所戒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即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有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于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

之服行講明不敢後也它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俊每持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録亡恙乎有曰儆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顯且二三百年豈偶然乎葢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于一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于見父母之不是嗚乎不受命之害至

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于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于事天事親者矣子盍刻而廣之也儆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童丱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于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諷籒文九千試八體乃得為吏書不正者至尚書舉劾之後為

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于漢陽冰發義中興篆法于唐學者蓋亦希闊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說著為繫傳有通釋部敘等篇許李之舊考辨推充奥深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編亦號簡要夾漈鄭廠仲大發類例義旨于二十畧之一學者可以觸類而長焉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故六書之外設疑一條以識不可强通者近世書法之要論也國朝至元中秘書少

監魯人楊桓武子善大小篆所著六書統以詔書刻之
尚方多出已意篇帙浩穰刻梓在尚方學者莫之能究
觀焉獨徐氏嘗又以為古法背俗隶筆操觚者要資檢
閲而偏旁奥窔不可究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乃令楚
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于檢討聊存
詁訓無恤其他則其為後學計可謂詳盡今瑞陽學宫
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協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
未為省力則未知何為而作也番易吴正道年五十餘

世為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吴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吴公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工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盖不更加于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見于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為後出而益詳矣惜刋未成書而吴公殁無名公大儒力賛助之故久未克完也往者

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為近古而近時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吴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之者無所講貫則寧無差誤為俗隸媚好反病之乎于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晋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為善書者乎吴與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贋吾常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

為媚誠安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為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博雅君子如吴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専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于聖人手筆之書宋之

大儒以為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于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為多而其所為傳用意奥深非博洽于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葢嘗竊求于先儒之言以為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纒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為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于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

南渡之時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于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為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凛然猶百十

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于此也然其為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為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赫然具見于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寛德輔以是經舉于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

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敘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為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于德輔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叙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為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曾子之所以終身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于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于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飫詠嘆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温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

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于此則彼穿鑿纒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葢不止于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欒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于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于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

去大小序别為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為之説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為是然後其説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紉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説以為大序不出于子夏小序不出于毛公蓋衛宏所為而康成之為説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員勸誦有阿勒呼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為同官始得其録本而讀之見其説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于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興

之說而為序者掇拾傅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疎或謬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決裂無復餘緼向之所謂纒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閈交錯而不能通見于一時何哉雖各自為說而多同者豈非閩多賢人學者老于山林嘗有其說未達于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

于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韓公克
莊常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贍疑
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為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
氏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諗于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
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為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
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録
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累為我叙之故著其說如此又
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

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閲海貨于泉南觀于
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歷清要出入
臺省席不暇煖未及如其志而殁泰定中故太史齊公
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
朝不一二年而殁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
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
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
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于博洽有用之說

則在于今日矣至正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于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文宗皇帝昔游之地也臣民咏歌何有間乎然而中外大小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

士與凡民俊秀之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壽宫住持勑賜虚白先生陳寶琳既以㫖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徧刻于亭下所以繫千載之思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雅者又詩之盛者也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思慮之縝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閲不如見于咏歌者之悠長告于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

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于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
而虞集為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絶干戈蠭起生民塗
炭中州豪傑起于齊魯燕趙之間據要害以禦侮立保
障以生聚以北嚮于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趨所依以
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于東
魯者矣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為

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于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于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顒顒卬卬者焉集束書游京師猶或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年以來求文獻于當時邈乎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為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曾郡曹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于野齋李公受知于信齋馬公起自儒官宦游東南歛歷臺省聲譽籍甚每其來至京

師集嘗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嘆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文宗起故老于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亨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諡議慨然千古之遇覯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敢其何能贊一辭于其間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

而莫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敭歴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于聖朝文章人物之故其必于此而取之也夫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禀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

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頓不相似者焉于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廹憂患之感死喪疾戚之至則嗟痛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于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息于彝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為道則亦人之所難者矣葢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修其所當為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動

其心則其為言也舒遲而澹泊闇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危太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為詩一編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于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于傷怛乃若蟬蛻汙濁與世畧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即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

子之遺意也哉吾甞以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于憔悴之餘子厚精思于竄謫之久然後世慮銷歇得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寛閒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絶而後至于斯也右丞冲澹何愧于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失所守是有餘于閒逸不足于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僞發人不可以徒

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諷咏于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飫芻豢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悦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覲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為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

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以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為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為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土以為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

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為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殁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

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茍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為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奈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徙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間于稚壯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咏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于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汎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遂遡三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

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

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耒耜于江上託

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帥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為書

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敷鉅帙欲予

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

君之屬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

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

其詞章而諷誦之以詫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牴

玉于昆岡棄珠于合浦者乎生宜無憚于煩也烏乎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于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絶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亨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軼殆盡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于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著當在斯時其有以鳴乎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有

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將謀築于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歸與天幸不違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凡昆弟取坐之編而絃歌于其堂也乎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何啻八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衆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東于三峽

出夷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滔滔汩汩至于海而後止盖自夷陵而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懐抱利器鬱鬱不見于用一日如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時哉豫章甘天民雄于文盛于氣中年僅得為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鹽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如水之自夷陵而遂伸乎長風揚瀾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涉大川也故為作送行詩序昔歐陽子小紲于夷陵而大名在天下後世亦

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有李道濟者嘗與余同在秘閣試以此語訊之

臨川黄氏復姓譜序

臨川黄大明以其髙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為黄氏嘗無子以其弟為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以弟之子為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子孫而示信于人夫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以為孝自髙祖至于大明之身其為三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

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巳大明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為後弟不可以為子天理民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于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弟為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于率情狥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為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為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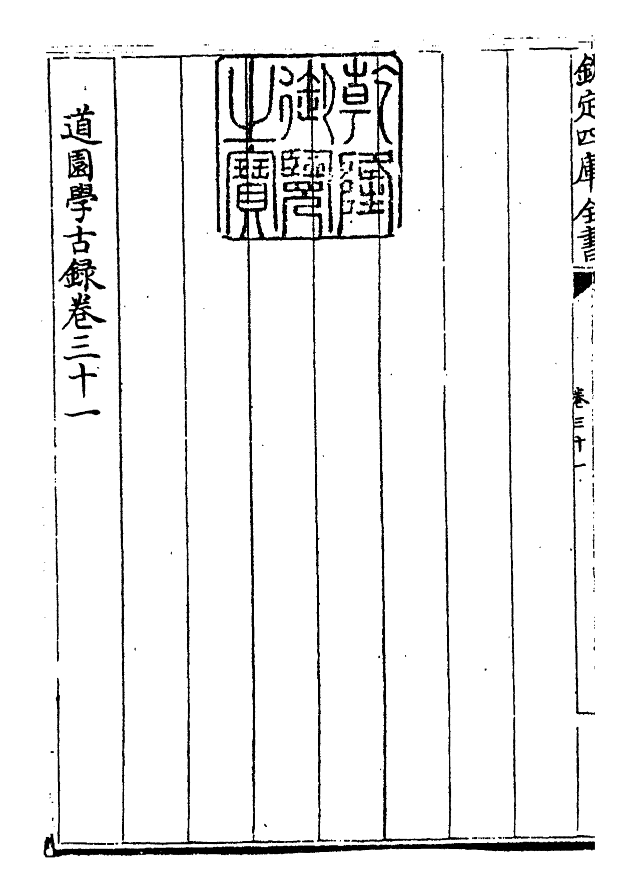
乎

送饒則明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為友壻于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内附初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掇拾畧備為閣以度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世業接見聞于父兄材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

士臨川吳公曰吾郡世為儒者有婁氏饒氏皆有鄒魯之質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未甚顯于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于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

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叉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為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為之計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尚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毋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于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二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徐漢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二

元　虞集　撰

序

送太平文學黄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内附未久淄莱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爲使奉詔分閫綏撫其士民思有以畏服衆

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黄公為諸公一起為之賔客氣象論議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為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遣使者禮延公於洪學親聽其講説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為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聳然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川公以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於洪者

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山趙公樸隱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於居家矣龍川以平章留樞莞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為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浮梁改遷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

贈焉集為席與坐而告之曰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已未我先尚書解組永州道過崇仁為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别第而我先參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焉我先人涪湛田野簞瓢屢空不計聞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為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朝先人即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處東西家講

學脩行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為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己未先人即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十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没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見賴敬則之家居也時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窻先生方盛年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曾男子者先生絶袖抉闗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絓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云此人有子

登科謹護之旦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不答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泄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漑被其子孫充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横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

而教人者余豈足以盡知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子之澤哉子行矣余待子於蓬蓽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為告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單懐薛公起我守郡時為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為集省其庭柏階草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為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為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删後更無詩盖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為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删後之無詩也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亭盖傷夫百十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槩見於世姑因録詩傳其人之槩槩君子固有深閔其心矣我國家

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淳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為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録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褧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為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

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脩先生為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為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與言詩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攷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太山一毫芒也窮鄉晚進尚繇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

之為學茍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以為未可詎止於斯也至於僕也𡚒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厠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書

送墨莊劉叔熙遠游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群賢交游

之翰墨蓋三嘆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於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録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兄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

叔熙又及予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荆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并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録為凡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為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踈不足以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

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自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恭逢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幾無虚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愧於是益深承詔讀進士對策於殿廬得劉性粹衷劉聞聞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説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

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州粹忠刻弟子記於旌德皆摹寄以屬餥予之嗜焉因以其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拳拳於先世草茅俗陋其可以小媿乎哉世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仁宗時屢嘗以為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

闕畧遼金為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為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建也天歷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為之而予别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為書各盡其言而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為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之葢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

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尚書王公伯原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祕監公與之齊名予不及見王公祕監公蒙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祕省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甚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是非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治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為予讀一

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説時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益學於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覧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来告别云將游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慎毋苟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對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

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明敏因以肆其問學而資其見聞今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濟濟之多詎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覲於父母宗子之家孰不以為歸往瞻仰之地乎國家混一以來有欲覲夫徂徠之松新甫之栢瞻龜山之雲泳沂上之風者

川有舟航陸有車馬不待嬴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

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游其不快哉然以布

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書史安於閭里之近無其志者

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

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供給公上之類又足

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予年垂七十數經濟泗之間

每以王事有程不獲伸闕里之敬歸老臨川自意無復

是行李遠仲永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財有其

時欲為孔林之行其行矣哉毋因循毋簡慢毋退志為它日有予之悔者也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曰吾道南矣既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必親觀乎靈光之遺而親聆乎金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永之先侍郎公實為朱張二子所稱

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尚論先世其亦有所聞也乎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旣如此今往而游觀之者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游乎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别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放爲歌行之

肆長於情者變為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為而作辭不茍造葢闢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日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為驚濤巨浪之壯或為平波

漫流之間一窪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爲苑囿文章爲鼓吹老亦弃去顧獨好爲詩耳嗟夫予豈敢擬於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園囿而無所游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甫

之所以恵我者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與造物者同為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甫以為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逍遥峯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脩晏元獻公家譜相示深歎其以為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

因其族兄其得其譜系而叙録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尚書公六世葢元獻公九子尚書則第八子之子尚書六十三而殁而尚書之子生三歳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歴三百年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叙譜而見之也君子之

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國史甞以職事求於
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竇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皆
為貴官於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矣最後得閩中
陳丞相堯峇兄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
平曰恭為御史來求先瑩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
若吕申公韓魏公富鄭公曾魯公司馬温公桐木韓家
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見内附以來邈乎無所
聞於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十年前北方曾氏

有仕於南臺者至泉南以世嗣求拜其家廟者慶歷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旅為余云而今亦不可攷之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尚多而未嘗見其譜王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尚書八世之後乃有去為釋氏若師吉者凜然思其宗家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子孫有官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於外孫李

氏家又得桐木韓氏之譜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澗公為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思古人於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前史官虞集書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詩三百篇皆可被之絃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關雎麟趾為房中之樂則是矣桑間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未有出乎六律五音

七均而可以成聲者古者子生師出皆吹律以占之蓋其進反之間疏數之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於情措諸辭有不善爾聲必依律而後和則無以異也後世雅樂黃鍾之寸卒無定說今之俗樂視夾以夾鍾為律本者其聲之哀怨淫蕩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樂府者皆依約舊譜倣其平仄綴緝成章徒諧俚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率意為之不可叶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以管定譜而撰詞

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弦歌其可得乎臨川葉宋英予少年時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章節諧婉而其詞華則有周邦彦姜夔之流風餘韻心甚愛之蓋未及與之講也及忝在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以訓俗而去世久矣不可復得老歸臨川之上因其子得見其遺書十數篇皆有可觀者焉俯仰疇昔為之增慨序其故而歸之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二